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上

封八

唐 釋 道 宣 撰

明律下

正傳六人  
附見五人

唐京師弘福寺釋智首傳一

京師普光寺釋慧璉傳二

滿德真懿  
善智敬道

相州日光寺釋法礪傳三

京師普光寺釋玄琬傳四

僧伽

蒲州仁壽寺釋慧蕭傳五

京師普光寺釋慧滿傳六

釋智首姓皇甫氏其源即安定玄晏先生之

後也家世丘園索居物表隨宦流寓徙宅漳濱而幼抱貞亮夙標雄傑髫年離俗馳譽鄉邦初投相州雲門寺智旻而出家焉旻亦禪府龍驤心學翹望即稠公之神足也首歲居學稚且畧禁科權示五門擁其三業而神慧

所指不慕下流覽屬遺教戒爲師本定慧衆善自此而繁義理相得敢違先誥所以每值律徒諧聲諮問隨聞弘範如說修行由是五衆分鑣莫不就而請謁俄而母氏辭俗復入道門名爲法施住於官寺深修八敬遵重五儀志欲預有制門誓願奉而承則然居衆在道染附情深戒約是投率多輕毀而施割愛從道履正栖心威伏尼流聲高魏土自玄化東被未有斯蹤以首膝下相親素鐘華望施欲早服道味濡沫戒宗乃啓旻授其具足而未之許也便內惟正檢外訊儕章恭附遵修緝諧倫伍旻察其儀軌然而識之知其風骨堅深乃許其受戒首以緣成之法事假明賢恐薄墜行門便有淪道器乃周訪鄭衛盛德勝人不累年期必邀登計時過三載方遂素

懷二十有二方稟大戒雖從師授而得不未知乃於古佛塔前請祈顯證蒙降佛摩頂身心安泰方知感戒有實自爾旦夕諮訪挺出恒標雖教所未聞而行儀先備及尋律部多會其文明若夙知更陶神府其有事義乖帶者皆汰澮相融冥逾合契後聽道洪律席同侶七百鋒穎如林至於尋文比義自言迥拔及玄思厲勇通冠羣宗剛正嚴明風感遺緒者莫尚於首矣故未至立年頻開律府懿德敏行咸共器之靈裕法師道震雄伯範超倫等親管緇屬預在下筵時共美之重增榮觀會隋高造寺遠召禪宗將欲廣振律詮流暉帝壤若不附定通戒行學無歸遂隨師入關止于禪定解脫冥通聲光三輔初達天邑具覽篇章便更博觀親解開以前聞有識悟其

玄規更開講肆既副本願登即然之每日處衆數弘餘時却掃尋閱於是三藏衆經四年考定其有詞旨與律相關者並對踈條會其前失自律部東闡六百許年傳度歸戒多迷體相五部混而未分二見紛其交雜海內受戒並誦法正之文至於行護隨相多委師資相襲緩急任其取捨輕重互而裁斷首乃銜慨披括徃徃發蒙商畧古今具陳人世著五部區分鈔二十一卷所謂高壙崇映天網遐張再啟殊文統踈異術羣律見翻四百餘卷因循講解由來一亂今並括其同異定其廢立本疏雲師所撰今續兩倍過之故得諸部方駕於唐衢七衆同睇於貞觀者首之力矣但關中專尚素奉僧祇洪遵律師創開四分而兼經通誨道俗奔隨至於傳文律儀蓋蔑

如也首乃播此幽求便即對開兩設沉文伏羲亘通古而未弘碩難巨疑抑衆師之不解皆標宗控會釋然大觀是由理思淹融故能統詳決矣使夫持律之賓日填堂宇遵亦親於法座命衆師之相成之道不忘弘讚之功靡替遂得知歸秦土莫不宗猷法鏡始於隋文末紀終於大漸之前三十餘載獨步京輦無敢抗衡敷演所被成匠非一所以見迹行徒知名唐世者皆是首之汲引實由匡弼之功而復每升法宇規誡學徒微涉濫非者爲停講座或有懂學者皆召而誨諭聞者垂泣無不懲革大業之始又追住大禪定道場今所謂大總持寺是也供事轉厚彌所遺削顧以道穆帝里化移關表舊土凋喪流神靡依乃抽撤什物百有餘段於相州雲門故墟今

名光嚴山寺於出家受戒二所雙建兩塔鑒以珠寶飾以丹青爲列代之儀表亦行學之資據各銘景行樹于塔右貞觀元年有天竺三藏大賈梵本擬譯唐文乃詔所司搜揚英達僉議所及遂處翻傳其有義涉律宗皆諮而取正至于八年上以聖善早喪遠感難陳雖化滿天下而罔極之情未展奉爲太穆皇后於宮城之西造弘福寺廣延德望咸萃其中恐僥倖時譽妄登位席以首道素嚴正不濫邀延百辟上聞召爲弘福上座即總綱任封八採擢僧倫其有預在徵迎莫不諮而趣舍使夫衆侶雲會等臭如蘭不肅成規流芳不絕自爰初問講誓窮百遍必得果心夕死可矣始於漳表終至渭濱隨方陶誘恰窮本願慶本所念未幾而終詳諸物議可爲知命以貞

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宿疾再加卒於所住  
春秋六十有九皇上哀悼下勅令百司供給  
喪事所須務令周備自隋至唐僧無國葬創  
開模楷時共重之僕射房玄齡詹事杜正倫  
并諸公卿並親盡哀訴崇戒範也至二十九  
日裝辦方具時惟炎夏而屍不腐衆共嗟  
之斯持戒力也諸寺門學競引素幢充諸街  
衢官給地十畝於京城西郊之龍首原縣夫  
三百築土墳之種松千株于今茂矣慕義門  
學共立高碑勒于弘福寺門許敬宗爲文初  
律師弘化終始有聞博見之譽通古罕例自  
講士交競投習昔傳讎勘羣宗多乖名實非  
夫積因徃世故得情啓天垂數百年來收宗  
始定兼勤於聽說重於行事隨務造儀皆施  
箴艾每於晦望說戒先具法物華香交飾盤

發堂中預在聽徒合掌跪坐一衆兢竦終於  
前事說欲陳淨徧所誠期每講出罪濯諸沉  
累故持律之士多徃參焉自終世後此事便  
絕余嘗處末塵向經十載具觀盛化不覺謂  
之生常初未之欽遇也乃發憤闢表具觀異  
徒溢目者希將還京輔忽承即世行相自崩  
返望當時有逾天岸嗚呼可悲之深矣  
釋惠璉姓吳揚州江都人也母懷之時即祛  
嗜欲辛腥俗味眇然不顧識者以爲兒之所  
致同身子矣及年七歲心慕緇徒道見沙門  
尋而忘返親欣其信仰也遂放依榮法師而  
出家焉孝謹天然罔由師訓隨從奉敬初無  
乖越每從榮遊履諸寺無敢出離便於榮所  
卧牀下席地而伏斯例非一聽榮攝論大悟  
時倫即而講說嗟賞者衆談吐清雅妙會物

情仁壽年中從榮被召入於禪定及具戒後專精律儀聽導師講凡二十遍又聽首律師數亦相及謙弱成治豎論不言講揚攝論方敷律相時以其寄大乘而弘行範也大業末曆郊壘多虞禪定一衆雅推進善能御敵乃總集諸處人畜普在昆池一莊多設戰樓用以防擬進獨號令莫敢當鋒時司竹羣賊鼓行郊野所至摧殄無抗拒者兵臨莊次意存誅蕩進登樓一望但見張旗十里乃收束弓刀反縛奴僕大設餽饌廣開倉廩身先入陣勞問軍主引至莊中命令就坐既見盛設相與開顏各執進手健道人也飽噉而旋唯取牛十頭擬勞軍士牽至中道進後從乞以銜前顧皆用還之所以義寧之初通莊並潰惟有禪定如舊無損即深明機要善達開遮一

人而已加又偏工巧性無施不可或莊嚴綵飾或丹青輪奐或裁縫服翫或驅策人物衆兼四百通用推賢至於誦說戒經清音流靡由來怠墮者聞進說戒皆來坐聽竦耳峻坐畏其聲止貞觀之初任雲華寺上座常弘攝論化開律部晚又下令徵入普光綱理僧倫大小清穆以八年冬終於此寺春秋五十餘矣時又有沙門滿德善智真懿敬道者同進所學慕義朋從德慧悟天開談說弘暢智博解深奧情欣護法懿導說有功化行多阻道抱素自資性存經史多從物故懿獨存焉揚敷京輦

釋法礪俗姓李氏趙人也因官遂家于相馬生而牙齒全具迄于終老中無齒毀堅白逾常登年學位便欣大法初歸靈祐法師即度

爲弟子風素翔郁威容都雅言議博達欣尚  
玄奧受具已後敦慎戒科從靜洪律師諮考  
四分指攝刑罔有歷年所振績徽猷譽騰時  
類功業旣著更師異軌又從恒州淵公聽集  
大義乃周兩載統畧枝葉窮討根源當即薄

封八

七

引所聞開講律要詞吐簡詣攻難彌堅故得  
鄰幾獨絕尤稱今古末又徃江南遊覽十誦  
而咸專師授討擊未資還返鄴中適緣開導  
屬隋煬道銷岳瀆塵擾聽徒擁戢諮逮無因  
唐運初基法門重闢會臨漳令裴師遠夙承  
清訓預展法筵請礪在縣敷弘相續綿積累  
載開悟極多四方懷道宵興命駕解契昇堂  
行教入室礪以初學舊習委訪莫歸若不流  
于文記是則通心無路乃開拓素業更委異  
聞旁訊經論爲之本疏時慧休法師道聲遠

被見重世猷讚擊神理文義相接故得符彩  
相照律觀高邈休有功焉以貞觀九年十月  
卒于故鄴日光住寺春秋六十有七前後講  
律四十餘遍製四分疏十卷羯磨疏三卷捨  
懺儀輕重叙等各施卷部見重於時時衛州  
道爍律學所宗業駕於礪爲時所重矣

釋玄琬俗姓楊弘農華陰人也遠祖因徙今  
居雍州之新豐焉青衿悟道履操冲明在志  
學年方遊法苑事沙門曇延法師振領宏標  
遺教法主隋文欽重立寺處之具見別傳而  
琬位居入室恭恪據懷及進具後便隨洪遵  
律師服膺四分冠冕遮性鎔汰持犯涉津三  
載便事敷演使於後進樂擁前英歎美乃旋  
踵本師涅槃真體据掇新異妙寫幽微又欲  
欽佩惟識包舉理性於曇遷禪師稟學攝論

并尋閱衆鋒窮其心計法華大集楞伽勝鬘地論中百等並資承茂實研覈新聞環循彌討其際搜會擢其玄理然顧福智相導有若輪馳慧業畧割於終標樹創開於始永惟延師存日願造丈六釋迦經畧未圓奄便物故

封八

誓志營復剋遂先模於仁壽二年提洽有緣便事鑪錘寺乃京臯衝要峙望歸心故使至感冥通控引咸遂當時空色清朗杲日流輝上天雨華狀如雲母滿空飄灑終墜像前僚庶嘉其罕逢法屬慶斯榮瑞及開模之後雅相逾圓即爲闢輔棟梁金像之大有未過也今在本寺每於靜夜清朝飛流八音之響而不測其來至又造經四藏備盡莊嚴諸有繕寫皆資本據又以二月八日大聖誕沐之晨追惟舊緒敬宗浴具每年此旦開講設齋通

召四衆供舍悲敬辦羅七物普及僧儔又常慨運距像末有虧歸禁至於授受遮難滋彰乃鑒飾道場尋諸懺法每春於受戒之首依二十五佛及千轉神呪潔齋行道使彼毀禁之流澄源返淨登壇納法明白無疑並傳嗣于今住持不絕從此而求可謂護法菩薩也而重法尊行晨夕相仍若值上德異人必揖對欣振諮承餘令雖聞同昔習而翹仰如新斯後已謙光罕有蹤矣逮貞觀初年以琬戒素成治朝野具瞻有勅召爲皇太子及諸王等受菩薩戒故儲宮已下師禮崇焉有令造普光寺召而居之供事豐華廣沾會響又別勅延入爲皇后六宮并妃主等受戒極掖問德禁中授納法財日逾填委而欽若自守不顧有餘矚施所資悉營功德尋有別勅於苑

封八

九

內德業寺爲皇后寫見在藏經當即下令於延興寺更造藏經並委其監護琬以二宮所寄惟各其誠祇奉不難義須弘選自周季滅法隋朝再興傳度法本但存卷表至於尋檢文理取會多乖乃結義學沙門讎勘正則其有詞旨不通者並諮而取決故得法寶無濫於疑僞迷悟有分於本末綱領卓明自琬始也昔育王再集於周時今琬定宗於唐世彼此誠異厥致齊焉然其匠訓於世三藏舍之偏以苦節自修德以律儀馳譽言爲世範緇素攸歸華夷諸國僧尼從受具戒者三千餘人王公僚佐爰及皂隸從受歸戒者二十餘萬左僕射蕭瑀兄弟人倫藻鏡久厭時煩每諮法華會三之旨龍樹明中之教沉吟移景奉佩而旋右僕射杜如晦臨終委命召爲歷

劫師資大將軍薛萬徹昆季井及母氏並欽崇戒約蔬素形終普光道岳法師解洞幽關辯開慧府敬奉戒香行菩薩道而汲引忘疲弘務終日因之革勵恒習者計非恒准故京輔士庶繼踵煙隨禮供相尋日盈厨庫時有巫覡者云每至授戒說法異類鬼神諸方屯聚如承受相自非至功冥被孰能致乎琬以戒勸之至物我同欽義等風行事符草偃乃致書皇太子曰元正告始景福惟新伏惟殿下膺時納祐罄無不宜但琬夙縈沉痾不獲奉慶蒙降逮問無任荷戢感顧恩隆罔知攸厝今畧經中要務即可詳行者四條留意尋檢永綏寶祚初勸行慈引涅槃梵行之文令起舍養之心存兼濟之救也二減殺者引儒禮無故不殺牛羊者皆重其生去其濫逸也



又云王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  
宜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此即  
上帝悼損害之失樹止殺之漸也故佛經有  
恕已之喻誠之以殺打諸事也琬聞東宮常  
膳日多烹宰審如所承誠有大損殿下以一  
身之料遍擬羣僚及至斷命所由莫不皆推  
殿下所以長懷夕惕望崇慈恕自今已往請  
少殺生東宮內外咸減肉料則曆長命久仁  
育斯隆三順氣者如經不殺曰仁仁主肝肝  
者木也春陽之時萬物盡生宜育群品用答  
冥造如其有殺是不順氣殿下位處少陽福  
居春月行慈以和正氣施惠以保天齡請年  
別春季斷肉停殺慙彼含育順此陽和四奉  
齋者如經年三月六齋能潔六根便資五福  
伏願遵行受持齋戒何者今享此重位咸資

往因復能進德崇善用成其美則善知識者  
是大因緣玄琬道德踈微曲蒙顧眄謹率聞  
見敢塵聽覽登即答曰辱師所示妙法四科  
循覽周環用深銘佩法師早祛塵累遊神物  
表闡驚領之微言探龍宮之秘藏洞開靈府  
凝照玄門固以高步彌天隣幾初地遂能留  
情博施開導蒙心理實義周詞華致遠包括  
今古網羅內外訓誘之至審諭之方縱聖達  
立言師傅弘道亦未足髣髴要津擬議高論  
但行慈減殺順氣奉齋斯乃仁人之心以成  
大慈之行謹當緘諸心府奉以周旋永藉勝  
因用斯冥祐餘文不載其言今之行化及此  
類九名下詔斷殺起於三月盡於五月琬以  
仁育兼濟乃上啓更延帝又特聽盡于歲暮  
貞觀十年杪冬遘疾知歸後世又致啓東宮

累以大法又上遺封表於帝曰玄琬聞真容  
晦迹像教陵遲無不假緇素以住持設內外  
而爲護遂得法雲再潤慧日重輝光協萬乘  
紹隆千載竊尋住持之理義有多門弘護之  
方教乃非一若不依佛取捨仍恐賞罰乖宗  
如其准教驗時是則簡徑當理伏以僧尼等  
不依戒律致犯刑章聞徹闕庭塵瀆聽覽琬  
等僧徒無任慚懼但恐餘年昏朽疾苦相仍  
弱命不存洪恩未答遂於經中撰佛教後代  
國王賞罰三寶法及安養蒼生論并三德論  
各一卷伏願聖躬親降披覽陛下廣開上書  
之路冀納芻蕘之言謹獻祕要之經請詳金  
口之教但琬忝當傳法庶無匿教之愆扶劣  
署封以酬終後之事不勝戀仰謹奉經以聞  
又遺誠門人在於道檢言極詳切讀者垂淚

又云餘廕施諸衆生餘骸依古焚棄制服喪  
臨一無預懷遂以臘月七日卒於延興寺房  
春秋七十有五道俗失依皇儲哀慟天子下  
詔曰玄琬律師戒行貞固學業清通方寄弘  
宣正法利益羣品不幸沒世情深惻悼賜物  
如別齋殯所須事由天府春官懿戚卿相重  
臣並捨金貝榮加賙贈營助追福暨于百日  
特進蕭瑀太府蕭璟宗正李伯藥詹事杜正  
倫等並親奉戒約躬盡哀禮後旋殯山寺幢  
蓋相映香華亂空從者如雲衆盈數萬前僊  
速達于終南後塵猶繼于城闕四十里間皂  
素充道皆云我師斯亡戒業誰保故爲時宗  
如此也弟子等五百餘人奉遵遺旨爾時雲  
高風靜木淨油香七衆彌山一心悲結乃命  
下火依法闍維薪盡灰飛廓然歸本仍於焚

所建佛塔一區用津靈識儀像在馬東宮洗馬蘭陵蕭鈞製銘宗正卿李伯藥制碑立于塔所時爲冠絕初琬自始及終意存弘濟生善福智無不綴心武德之初時經剝喪粒食湧貴客僧無託乃自竭餘力行化魁豪隨得

封八

十三

貨賄並充供給日到寺厨親問豐約故主客同慶焉又像季澆雜多輕戒律乃以身軌物引諸法屬親執經文依時附聽乃經十遍遠嗣先塵智首律師德光榮聞於帝京者實資成讚能扇芳風自見令達罕能推挹如此人矣故使唐運搜舉歲拔賢良多是律宗實由琬之篤課也而容範端肅聲氣朗峻預瞻敬者莫不懍然圖像厥相猶令人畏有弟子僧伽俗姓元氏清悟寡嗜欲常隨琬導物而立志貞正譏諫變適不犯顏色以味靜爲宗又

不希人世依閑業道是所謀焉臨終清嗽斂容明誨而卒豈非師資謙德能世其塵而恨其早卒清規未遠

釋慧蕭俗姓劉本彭城人世家徙于許州之長葛故又爲縣人馬奕葉以衣纓稱士大夫十八爲書生聰悟敏達善說詩禮州郡以明經舉之非其所好遂入嵩高山求師出家雖強識前聞而以戒行見稱耆舊明達相謂曰若人如此必今代之優波離也開皇初遊學鄴城博綜經律乃貫練衆部偏示四分聞泰山靈巖寺幽栖結行之宅也乃往從焉後以和尚年衰復還中嶽于時隋祖創業四海爲冢故得縱任往還無所拘礙時龍門沙門明朗河東持律之最承蕭道聲籍甚不遠從之朗雖年齒隆蕭而卑身禮事並深相悅伏道

合欣然淹留歲序請歸河曲蕭亦不滯物我相與同行住于龍門定林寺歷緣山水居隨所好尋訪同志不憚危險馬頭山有僧善禪師聚徒結業從而習定時還朗寺弘暢毗尼仁壽中頻向黃頰山依巖夏坐有亡命者因

封八

十四

事投焉不忍遣之留匿經久後以事發引蕭爲侶所在督課追徵赴獄會朗善俱亡又兼匿罪便震錫徂南路經蒲坂時沙門道積神素道傑等晉川英彥素與周旋留連累載屬隋煬嗣曆法令滋彰藏匿嚴科殊爲峻刻蕭以許身爲道隨務東西名貫久除栖遁幽阻自中條王屋巨壑深林無險不登若遊庭戶逮中原版蕩妖氣一亂河東郡丞丁榮敬服德音招住仁壽長弘律藏學者肩隨義寧中被擁西城不虧講業及得安靜彌崇法會蒲

陝晉絳五衆師焉以貞觀十四年終于仁壽春秋七十有三自蕭服心戒業演導爲宗友接朋勝時無與貳每念朗善遊好不覺涕之無從不能裁止便登眺而慟斯重交慕善爲如此曾講涅槃僅十許遍猶恨大乘無功遂翫讀華嚴於數年間口不輟音文不釋手有請蕭爲方廣講主乃止之曰吾尚未解經意安可講乎時以爲貞而且諒又懼悞諸後學云

釋惠滿姓梁氏雍州長安人也父榮歷仕隋

封八

十五

唐爲海豐諸州刺史滿生年素潔履正標宗慈濟含育殆非修學世俗餽饍見便寒慄僧儀道具觀即欣仰年甫七歲即樂出家二親素奉佛宗不違其志父臨海州有勅聽度便蒙剃髮隨父還京住大興善爲仙法師弟子

仙名望京邑識悟有從既道俗洽聞故父親  
付屬後攜住仁壽宮之三善寺及大業之始  
又住大禪定焉進戒奉業於智首律師明慎  
威儀學門推揖思擇理味以達曙爲恒而勤  
於政事樂行勸勉每值立界施則唱白科舉  
身先衆侶諮考疑議至於受戒緣集難遮多  
少教授獨斷成不眇然滿乃預令識相提撕  
抵掌致有臨機忘逸往往徵正時共重其詳  
審敬其成進也遊講四方不拘世累貞觀三  
年常於鄜城魏兵曹家別院講羯磨法所居  
草室忽爲火燒風燄俱盛將延西及滿索水  
撲之因即風迴火滅得無燒爇斯戒德之威  
頗難登繼至七年令造新寺通選大德以滿  
行續前聞引之令住其年奉勅令住弘濟寺  
上座專弘律訓獎導僧徒亟有成規旁流他

寺有集仙寺尼素無慧解妄有師習鑄老子  
真人等像私自供養并廣召黃巾處堂慶會  
滿與諸僧同預齋集既屬此事公訶止之連  
告大德顯行擯罰又追取道像入太原寺改  
成佛相用誠餘習昔周趙王治蜀有道士造  
老君像而以菩薩俠侍僧以事聞王乃判曰  
菩薩已成不可壞天尊宜進一階官乃迎于  
寺中改同佛相例相似也又證果寺尼慧尚  
者一時僥倖官禁還往會高祖昇遐離宮京  
置乃以尚之住寺擬設皇靈尚即取僧寺爲  
尼所住事連正勅莫敢致詞滿遂構集京室  
三綱大德等二百餘人行於擯黜云自佛法  
流世未有尼衆倚官勢力奪僧寺者旣是非  
法宜出衆外不預四衆還往及諸法事若有  
與尚衆言論者亦同此罰制令旣行是非自

封八

十六

顯惠尚不勝其責連訴東宮并諸朝宰有令  
遣詹事杜正倫解其擯事僧衆既集多從情  
議滿曰殿下住持正法惠滿據法情理今則  
違理附情此則規模一亂擯本治罪罪仍未  
悛據此而詳未敢聞旨便捉坐具逡巡而退  
時衆懼加威權便同解擯滿聞之歎曰余伴  
既少難可重治且不同解示知乖相耳尚後  
謝過滿終不顧及駕巡東部下勅李衆在前  
滿集京僧二百人詣闕陳諫各脫袈裟置於  
頂上擬調達之行五法舉朝目屬不敢通表  
乃至關首重勅方迴長安弘濟集徒講說成  
匠晚秀有隣聲彩又願生安養浴僧爲業數  
安公之芳緒也惇惇惻惻兢兢自勵以貞觀  
十六年四月二十日遘於微疾知當後世勅  
出什物並屬三寶正坐繩牀自加其膝召諸

寺衆人各執別氣從下上漸至于心言晤答  
對初無昏昧煖氣至口奄爾而終春秋五十  
有四焚於終南龍池寺側餘骸並化唯舌不  
灰更足薪火經于累宿色逾鮮赤遂瘞于山  
隅京師淨住寺惠昇爲之銘頌見于別集手  
製四分律疏二十卷講三十餘遍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上

音釋

鏹悲嬌切馬 銑銑切也 睇大計切 芻蕘芻蕘如招切芻  
薪之銑切也 芻蕘芻蕘如招切芻 瘞芻蕘切 瘞芻蕘切 瘞芻蕘切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下

封九

唐 釋 道 宣 撰

明律下之餘正傳六人 附見一人 無傳二人

唐箕山沙門釋慧進傳七明 瓚

并州義興寺釋道亮傳八

益州福勝寺釋道興傳九

蘇州通玄寺釋惠旻傳十

洛州天宮寺釋明導傳十一

洛州敬愛寺釋曇光傳十二

京師延興寺釋道胄十三無傳

益州福緣寺釋曇逞十四無傳

釋慧進姓鮑氏潞州上黨人弱歲辭親慕從  
緇侶修習戒檢極用偏功將欲剪削父母留  
戀遂停俗里以仁孝見知年至三十鄉閭覲  
其精苦潔身斷愛無思妻累乃共白其所親

委其元度方任出家住州治梵境寺既受具  
已聞說受淨衣毛歎然重問持犯又闕諮悟  
承鄴下講律徒侶僅千欣嘉滿懷以律假緣  
求非文不合因即閉關自讀八十餘遍行要  
耳目頗亦具瞻而義理由蹤必從師受便往  
相州洪律師所一坐伏聽不移其席乃經八  
遍中靜緣務相續而聽又經八年爾後栖遑  
隨師南北或山或世遊採經論用裨律宗畧  
計前後四分一宗百二十遍并重尋讀強三  
百遍自有同塵專志累功罕儔其匹隋文末  
曆有同寺僧弊進學業巨難齊競陰而嫉之  
進曰相與出家同遵律業潛加蠅扇豈不以  
身名致嫌乎昔聞無諍行者唯在空生聖立  
芳規義非自結余雖不敏請從雅喻即日往  
謝擲棄公名褐襪而出衆有止之進曰余不

滯於去留也爲緣故耳因逃聽諸方勝徒名地五臺泰岳東川北部常山鴈門隨逐禪蹤無遠必屆沙門慧瓚道王朔川又往投馬定宗師傅及瓚入關遂往箕山訪蹤巢許巖石便利有古寺焉掃以居之足不下溪三十餘

封九

二

載言行成範緇素尋焉舊本幽阻由之喧泰故其法屬常以禪律繼業以貞觀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因疾跏坐而卒于山舍春秋八十有六時同鄉沙門明瓚者善宗四分心眼清亮講解相仍具傳章鈔而形氣弘偉少共齊倫在法住寺御衆揚化韓潞沁澤四州從範末齡風疾頓增相乖儀節雖衣服頽侈而飲食無暇余聞往焉欣然若舊叙悟猶正年八十餘矣

釋道亮姓趙氏趙州欒城人十五厭於世網

投州界莎坦禪坊備禪師而出家焉備博達洽聞兩河稱德偏弘大論神見清遠十六登座至于八十聲相動物詞味無變亮奉敬諮展望預聽徒乃令往封龍山誦經爲業山侶三十並是禪蹤素少淨人惟亮一已既當下位衆務同臻日別自課春五斗粟將及六載一時不懈徒跣三年六時隨衆屢蒙放遺素心不從積至七年苦勸方遂聞并部瓚禪師結徒開化盛宣佛法行達箕山便進具戒漸次太原歸依慧瓚念定爲務旁慕律宗有嚴律師者德範可歸便從受業因居無量壽寺焉即嚴之所住也自爾專攻四分無忘日夕又從嚴往石州聽地持論經停既久文旨大通覆述前解增其名實有員秀才者居幽綜習儒教有功從亮學於起信遂爲披析開發

封九

三



慧悟抱信不移承龕律師引徒盛講據業呂州又往從焉聽溫本習後返住寺依時弘演唐運初開勅爲滿師立義興寺以亮律行清顯延而止之因常講說鎮移世績貞觀之始出至本州樂城備公猶自在世欣亮遠觀爲建律遶轉展相扇聲被東夏聽徒八百請益日隆爾後頻開律府計不在數成講學士四十餘人并部法興自出此矣至今貞觀十九年春秋七十有七矣

釋道興姓劉本住秦州八九歲時常念出家私詣僧寺不肯還二親恐失年十九決意定詣大光寺求出家僧衆愍之二親苦求隱避不失衆爲解喻便許剃落時天下大亂賊寇交橫死者山積興爲沙彌語諸徒曰人身難得持戒第一毋爲賊掠將去離城六十里興

沒命尋逐至已被傷未絕賊見曰此僧誠爲至孝逐母至此便不盡命乃背負母還城城中咸怪賊路兇險何因得返避難投蜀至河池縣逢贊皇公蒙被安慰送至梁州興與一老僧相隨彼有金十兩謂興曰吾有金可爲負至蜀共分興曰此危身物佛又不許不可將行若不信者善惡應驗遂捨而獨往彼持金者至三泉縣逢賊致死旣至蜀川年滿進具常行蘭若頭陀乞食智舜律師當衢講匠依聽五遍便能覆述每有異見舜深奇之後

封九

至京師首律師下伸大義如別所引後還蜀川廣聽經論不爽光陰又於江禪師下稟受禪道以爲徵心要術也自舜沒後接構律筵每年講席極爲稽引三十二度來請者方許開宗每歎云佛法漸替輕慢日增余不敢

輕所以爲重法故爾即以慙懃鄭重爲善法種子若無此種何由可遇所以每講律部及發菩提心以此勵衆聽者垂泣恩誨興待衆涕泣靜已久久方令唱文如此非一四遠來投無客主興知都維那于時官府急切不許客住諸寺無停者咸來即安撫寺主曰依官制不許何得停之興曰官不許容針私容車馬寺主豈不聞耶寺主大怒曰年少不用我語興曰此三寶也敬則見善嫌則感惡寺主憤恚還房眼看袈裟不見又往三門王家會受飯謂言是血食人喻之竟不食返寺向興懺悔尋終行蘭若時鬼來惱亂興出繩牀鬼退爲受三歸已爲禮佛名鬼亦隨禮貞觀中青城戴令來慕欲與興同房宿夜中眠驚走出房外云見一赤衣僧執杖打背云何因在

此宿以火照背如三指大隱軫赤色因求悔過興遇疾甚聞室中音樂聲自念我所求者本在佛果不願人天所願不虛諸有魔亂自應消滅言已聲滅自此便差常禮千佛日別一遍永徽三年玄奘法師送舍利令供養興獲已於房內立道場發正願曰若一生傳法并禮賢劫千佛如契聖心請放光明如語一室並爲金色弟子咸見以顯慶四年月日終於福勝春秋六十有七興自在道行節在懷晝夜恒坐曾不偃亞未常詣市不受別利乞食之外不出寺門不乘畜生不服非法益部五衆敬而重之釋惠旻字玄素河東人志性方直操行不羣仁愛汎洽稟自天性道振三吳名流七澤情好幽居多處巖壑九歲出家勤精潔業誦法

華經暮月便度十五聽法迴向寺新羅光法師成論率先問對秀逸玄賁命覆幽宗耆宿同悅年十七赴請還鄉海鹽之光興寺講法華經聽衆雲翔咸陳喜瑞異香彈指屢結空中受具之後從竹園寺志律師稟承十誦文理精通傍訊諸部志公將漸學徒用委喪事云畢東入會稽至剡禮石佛天台遊講肆數年還吳止通玄寺結徒厲業一十七年不出寺門無窺別請元始要終布衣蔬食慶弔旣絕談謔斯亡屬隋末崩離吳中饑饉道俗逃難避地東西乃守死不移禪誦無輟鳥集無擾獸羣不亂蘇州總管聞嗣安迎請出山固辭不往重使再請不獲而赴時刺史李廉薛通王榮等深相器重永崇供覲而懷志栖隱終日感感聞公通鑒不可奪也乃送入華亭

谷幹山立寺行道數年地唯下濕蚊蟲甚多恐致損傷將事移止大唐開化法事通流更入海虞山隱居二十餘載遠方請業常百餘人地宜梓樹勸勵栽植數十萬株通給將來三寶功德中年別於南澗止一草菴兩兔一彪相親同止內外盤遊無相陵惱至於禽獸神祇請受歸戒叙其事績未可具也蘇州都督武陽公李世嘉遣書降使頻請不赴貞觀十九年刺史江王因國度人行道之次請令出山王欲受戒施衣傳諸香供並固讓諸德不授不納辭退山泉逍遙自翫凡講經律菩薩戒成實論數各有差古律舊疏有陋失者皆刪正而通暢焉著十誦私記十三卷僧尼行事二卷尼衆羯磨兩卷道俗菩薩戒義疏四本受業學士傳化者二十餘人以貞觀末

年八月十一日旦終於所遁春秋七十有七  
未終三日異香滿寺舉衆怪問曰吾後日當  
去矣生死人之常也寄世本若行雲慎無哭  
泣各念無常早求自度畏事殯葬律有恒儀  
碑誌飾詞一不須作能依此訣吾何言矣斯

固臨終不撓可謂堅貞者矣

封九

七

釋明導姓姚氏本吳興人因官歙州遂家于  
彼幼叶雅調與衆不羣隋末喪亂二親崩歿  
發心出家意存護法所在尋逐彌勤戒檢以  
貞觀初行達陳州逢勅簡僧唯留世導以  
德聲久被遂應斯舉雖蒙榮聞意所遺之乃  
歎曰出家弘濟務存許道豈以名貫拘滯一  
方乃翻然遠征棄擲寺宇至爍礪二師座下  
餐稟幽奧未盈涼暑聲聞超挺因令覆述縱  
達無遺學門義侶莫不推挹自諸寺結憾訟

及道俗牽連不決皆請通之及導面往吐言  
愜伏皆歎其善達無諍權導不思之力也龍  
朔二年道行夙彰奉勅別住東都天宮寺麟  
德元年今上造老子像勅送芒山仍令洛下  
文物備列時長吏韓孝威妄託天威黃巾扇  
惑私囑僧尼普令同送威遂勒州部二十二  
縣五衆通集洛州各事幢幡剋日齊舉導出  
衆對曰佛道二門由來天絕邪正位殊本自  
碩異如何合雜雷同將引既無別勅不敢聞  
命威大怒曰是何道人輒拒國命乃使人脫  
導袈裟將行禁勅導曰袈裟勅度所著非勅  
不可妄除無勅令僧送道所以不違國命威  
怒曰道人有不送天尊者出導即挺身獨立  
預是僧尼同時總往導所威怒曰道人欲反  
導應聲語大曹官人曰長吏總召僧尼唱反

此則長吏自反衆僧不反須告御史導等一時崩出威大忙懼降階屈節慙謝而止以斯抗禦季代少之因僧大集簡試度人天宮餉食過中乃至僧有不量時景者取而進敢導曰諸大德竝佛法遺寄天下楷模非時之食

封九

對俗而敷公違法律現法滅緣冒罔聖凡一至於此衆竝愧之因索水清漱月餘不食悲慨正法凋淪相及道俗苦勸方乃進餅以斯量之故以護法之士不顧形有者代有人焉今年六十餘東夏英髦一期咸集導於清衆有高稱焉

釋曇光姓張氏汴州人自幼及長潔志清範諸有勝徒莫不登踐於礪礪兩師聽受成教逮至立年盛明律藏命宗章義是所推崇礪歎曰使吾道流河右誠此人乎又往玉法師

所聽法華地論高達勝乘玄理權實坦然又往嵩岳相禪師學修正觀因屏絕塵惱不羈名利會東都盛德須有住持以光有素德景行難擁遂勅召住天宮寺又以教受新成衆徒胥集網管之任非人不傳因又召爲寺之

上座綏撫清衆不肅而成然而汎愛之誠終古罕類四方律學莫不諮詢故其房宇門人肩聯踵接成就所舉遠近遵承西明寺律師君度奕奕標舉一時俊烈亦光之所進也今麟德二年東都講說師資導達彌所欽羨焉

封九

試爲論曰自法王之利見也將欲清澄二死剪除三障所以張大教網布諸有流雖復惑累增繁起唯三業隨業設教三學興焉戒本防非諒符身口定惟靜亂誠約心源慧取閑邪信明殄惑三法相假義形聖量是故論云

戒如捉賊定如縛賊慧如殺賊賊謂煩惑不可卒除功由漸降故立斯旨莫非戒具定修深知障惑明智觀察了見使纏我倒旣銷諸業不集推其本也則淨戒爲功舉其治也則正慧爲德經美能生豈不然矣是使五乘方駕於戒道衆聖有隨於行衢垂福祐於四生廣紹隆於萬載非夫戒德何以懋哉粵自金河累言爰始靈山集法時尊厚味道被淳源雖復設教不倫互裁輕重奉者無乖會聖體意兩不相非然夫上座大衆創分結集之場五部十八流宗百載之後備列前傳部執等陳且自律藏久分初通東夏則薩婆多部十誦一本最廣弘持實由青目律師敷揚晉世廬山慧遠讚擊成宗爾後瓊穎分鑣而命路祐瑗波騰於釋門澄一江淮無二奉矣而恨

受遵四分隨依十誦可爲商之其次傳本則曇無德部四分一律雖翻在姚秦而創敷元魏是由赤髭論主初乃誦傳未展談授尋還異域此方學侶竟絕維持邇及覆聽方開學肆有宋文世彌沙塞部五分一本開譯揚都覺壽所傳生嚴其筆文極鋪要深可弘通郢匠輟斤流味無日可爲悲夫雖聞海濱披述汾顧剖詞登往搜求名實乖爽可惜華典虛度神州迦葉遺部解脫一本梵葉久傳無人翻度唯出戒本在世流通等聚餘宗更無異轍世該妄習偏備愚叢婆羅羅部律本未傳藏中見列僧祇部者乃是根本大衆所傳非是百載五宗生也統叙五部支分此方已獲其四若據攝末從本則二部是其所宗此方已獲其一自餘羣部多是西域賢聖續述行

事其中類聚自分別緣叙難裁畧言之矣  
惟夫慧日已沉法流方被衆行之重無越斯  
經諒由附相束情心事易准動靜科據有契  
威容凡愚妄習觀相弘善故律緣制斯致罕  
乖試詳講導開士特奉明人見想紛馳互程  
神畧部別廢立取捨難恒學觀未張易爲開  
舉何以明耶至如受具一法三聖元基部各  
陳要具舒隨相異宗會受事類星張當受明  
隨同猶合契考夫行事之士則鄉壤部分窮  
其受戒之源宗歸四分今則隋學陳相不祖  
先模抑斷是投妄情斯記可謂師資訓黜教  
授無功亦是願行道殊機見互僻斯之糅雜  
二百餘年豈不以傳通失人故使頌聲流鄭  
今則混一唐統普行四分之宗故得終始受  
隨義難乖隔攝護雖廣其源可尋自初開律

釋師號法聰元魏孝文北臺揚緒口以傳授  
時所榮之沙門道覆即紹聰緒續疏六卷但  
是長科至於義舉未聞于世斯時釋侶道味  
猶淳言行相承隨聞奉用專務栖隱不暇旁  
求魏末齊初惠光宅世宗匠跋陀師表弘理  
再造文疏廣分衢術學聲學望連布若雲峯  
行光德光榮曜齊日月每一披闡坐列千僧  
競鼓清言人分異辯勒成卷帙通號命家然  
光初稟定宗後師法律軌儀大聖徽猷具焉  
所以世美斯人行解相冠誠有從矣有雲暉  
願三宗律師躡踵傳燈各題聲教雲即命初  
作疏九卷被時流演門人備高東夏暉次出  
疏畧雲二軸要約誠美蹊徑少乖得在畧文  
失於開授然雲勇於義宗談叙誠博暉則覈  
切詞相法聚推焉世該首尾信探風骨汾陽

法願眴視兩家更開薨穴製作抄疏不減於前彈紉覈於律文是非格於事相存乎專附頗滯幽通化行并塞故其然也其餘律匠理洪隱樂導深誕等或陶冶鄭魏或開壇燕趙或導達周秦揚塵齊魯莫不同師雲術齊駕當時雖出鈔記畧可言矣而遵開業關中盛宗帝里經律雙授其功可高于時世尚僧祇而能間行四分登座引決其從如流剋敵每臨銜箭而返然遵一其神志聲色不渝由是人法歸焉可謂行之及也智首律師承斯講授宗係誠廣探索彌深時屬雲雷接統傳化學門遠被製述全希豈非博瞻百家共師一軫雖欲厝筆無詞可通屬有礪亮行判爍勝藏興或傳道於東川或稱言於南服其中高第無越魏都製疏乃行其緒誠少餘則名擅

一方蓋無筆記而復化行艱阻多翳時心豈不以制在篇初故陷者惡聞其失嗚呼律爲法命弘則命全今不欲弘正法斯滅又可悲之深矣觀夫定慧兩藏理在通明戒律一宗申情纏事局事則紛披雜集前後異條開制適緣舉例寧准論餘兩藏義在潛通達解知微名爲會正所以天仙小聖逗機明道互說精理開明慧務俱稱至教印定成經若據律宗唯遵佛誨大小諸聖不妄傳揚斯何故耶良由教限內衆軌躅常儀僧寶可欽非餘訓勗自非位極至聖誰敢厝心是以文云吾尚不以衆僧付於身子況餘人乎故所制重輕皆遵成教縱有疑問還委佛通雖著論詳述而不作是使遺言四命戒爲大師三集法輪先弘斯典論稱法壽豈虛也哉昔鶴樹已前



持律者衆其中高者牛王最初往業未夷徙居天室其次接緒號優波離五百獻功奉持爲上致使四十餘載七衆憲章隨犯科要多因面結至於持犯通塞徵舉治儀皆命顯揚委其監護雖復二十四依通傳正軌楷模後

到元

十三

葉必祖斯文暨乃東川創開戒業曹魏嘉平方弘具戒爾前法衆同號息慈師弟乃聞纔移俗耳行羯磨也憑准法護之宗論布薩也翻誦僧祇之戒教綱初啓隨得奉之未可怪也西晉務法稍漸綱猷中原喪亂干戈競接洛邑凋殘渭陰荒燼竺護青門之衆可卷而懷康會黃武之徒未足收採重以孫皓苛虐元燾不仁擁寺列兵虔劉釋種平城之側高尚覆屍黃河之涘梵僧捐寶投骸靡厝法律寧通時會彌天恢張儀範僧衆常則皆約戒

科兵饑交貿網制嚴密廣如前傳所叙故安舉三章且救時要攝緣成濟得其務焉但教缺未弘必假傳授鼻柰耶律初是安通文極疎畧粗知大旨審其正則誠所未聞弘在人乎安當斯寄其後遠睿願翼成習門風秦晉兩邦昌明法化誠其力矣自斯厥後南北兩分住持位別各程綱目互舉清徒故有攝嶺栖霞弘明淨地泰山靈隱建立戒壇應供列鴈行之僧叙戒聞重受之夏即其事也若夫入法交映則行解相扶有昧則絕紐當時無德遂埋神於地故世中迷學其流四馬試畧舉之想當迷責樂大乘者志尚浮虛情專貪附故有排委戒網捐縵威儀見奉律者輕爲小乘毀淨戒者重爲大道便引黃葉是真金之喻木馬非致遠之能訶折排抵如捐草土

皆由行缺於身塵染網領恥已不逮於清達  
慢已有累於嚴制遂即迴情學大開展心曾  
陵轢聲聞褒揚菩薩通情則恐投於坑穽取  
解則曲媚於門閭如斯懷挾未曰倫通以此  
求心心可知矣何不廣讀大乘開張慧路微

封九

古

廷聖意有附塵焉是以勝鬘所談女人之起  
行也猶知毗尼即大乘學地持所明初心之  
具修也尚識律儀即菩薩藏何況諳達理教  
體化知神解不謝於上賢行寧虧於下衆必  
行有乖解非解也得語而不詳義棄智而從  
諸識生死無涯之儔固難述矣流俗常事三  
省而加九思出世所詮四依之與八正降斯  
以往未足言哉是知大小兩教隨相攝修並  
在離著豈唯封執若存此計與外不殊半滿  
經論皆陳此過戒之受也但啓虛願之門戒

之隨也須遵實行之務知受而不明隨修願  
而無其行可謂隻輪無轉於地折翮有墜於  
空信哉世有鄙斯戒者皆爲煩累形神弊其  
持犯故同輕削指爲小道小可捐也宜即捨  
之矜重情多緘言無報誠以攝御門學非戒

不弘相善任持非戒不立其猶行必涉戶言  
必有由故名利將及爭位夏而斂容師授尊  
模趨壇場而整帶豈非貪決情勇覽戒奉以  
爲師行絕網猷委戒填諸溝壑專志在於本  
毒去取匠於方寸用斯弘濟誠未敢聞此則

封九

古

愛大憎小爲迷一也若能關鍵身口附相攝  
持虛蕩慮知體道懷德則安遠光憑斯其人  
矣世學諸論詞數區分傍大乘而通小徑委  
本筌而尋章句時連界繫乍別色心一行六  
歷之相攝名教頻繁之包富聖別爲存道行

凡學止在名譽於是讎討終身博綜詞義輕蔑戒誥陵犯色聲邪說富於脣吻邪求滿於胃臆謂捧鉢爲鈍丁號持瓶爲豎子半月說戒唯列麤言衣鉢受持極成煩碎遂即顛倒形服雷鼓言聲侮弄尊儀斜眄經律故使衣藥受淨永絕其身戒約住持生緘其口斯豈不聞於本業也知業則不然乎但騰焰於舌端曾未圖爲心約此則尊高矜伐賤委本基爲迷二也若能深討使性妙識治能念動唯見我人事對但明塵識則未悉何賢當斯目也惠休論士樹以風聲然其專大探小騰實復光其美又有行福末凡稟素踈野廣讀多誦情見特隆偏畧戒科謂講生倒不如常飲薄乳飽我心神靜處幽閑何過相及斯皆靡聞教行動事疑遲不學無知隨念交集所以

每講聽抹坐列羣僧就務鑽研其人無幾學猶不解況不學乎牛毛麟角頗爲近實又有成樹塔寺繕造田園舉雷牽材未由物命燎原漑隰豈避生靈唯恐福業不成實未懷諸慈惻是則不聞大聖之明誠也十誦三相正在斯人或謂爲福行罪功過相補是又不聞律緣之初禁也緣修佛堂方制地戒意在隨念附相策心不惟事業無益之咎故世思微務靜之士招引實希躁擾經營之夫騰擲者衆麤法易染妙理難弘爲迷三也若能依准

封九

十六

教行不越常刑賢聖所同實當弘護至如澄寺九百神道映於趙都遠林不刊戒德流於晉世可龜鏡矣專門奉律之客立志貞梗之夫薄誦戒緣粗知文句時登九座引衆闡揚慢水覆心更無依學是則不聞明律師之清

誠也法身成具方免師資今乃易從止足未  
思弘瞻魚睨雲漢爵躍僧倫惟我律師餘皆  
師律顧諸經論事等石田針膝高名約同稊  
稗知法世寡誰辨薰蕕任縱科治是非一亂  
輕重由其量處禍福自其心神出語成形曾  
無再覆傳而不習禮門所輕習而不經釋宗  
所誠何異讀禮而存倨傲誦易而忽陰陽勗  
哉斯言令終宜始但以時遭像季法就澆漓  
律部邪緣宗仰繁矣並由本尋學語義旨誦  
文搯紙籤述題鞭記賞有則依闕則絕言縱  
有異徵取通無路便言律無正斷故是前聖  
開聽遂即冒世輕生漫行章句飲杏湯者爲  
清齋畜錢寶者爲小犯坐具無勞截淨鉢量  
未必姬周斯皆強於鉛刃易取思齊其迷四  
也若能廣尋羣典備閱行藏挹酌四印照融

三制臨機剖斷則文理相循括舉例則物我  
同曉如斯御衆世有人哉尋夫戒律之筌筌  
於持犯定慧之學恒務在治能治則亂惑可  
銷能持則神機清遠餘外浮遊章句等捐月  
而執指端矜誕教相同詠藥而迷愈疾論者  
試開四學終墜兩迷非言何以致詞詞列惑  
心寧盡故經陳曰種種法喻咸存離著律又  
述云常爾一心念除諸蓋固復懷斯誠叙微  
有箴銘將用體鏡如流且復昭彰于後耳

音釋

裨

補班  
益康

也切

頽隆

陽類

徒徒

可回  
切切

壞墜

也也

紅  
疾主

今日  
也黜

切

數

下筆  
考實

也切

濕度

曰入

黑切

下  
限

邪五

視計

也切  
之聲

个夫  
切博

音木

下

蔄  
毛胡

葛布

也切  
音

13